

白相可以是一种学习

文 / 赵妃蓉

老里八早

前一枪各个学堂开了，学生子们回到了课堂里，家长们戏称“神兽归笼”。有心理专家提醒家长，辣送小朋友去学堂个辰光，勿要表现得开心，否则会让小朋友心理不平衡。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种讲法，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辣学堂里向个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，其实除脱书本浪个知识，各种兴趣爱好和交往能力也是需要辣学堂里培养。

阿拉小辰光，学堂里该上课个辰光，老师当然是老认真讲课，但是课余辰光还有不少兴趣小组，从绣花、裁剪到做手工、种花草，再到活动课浪向个各种文体活动项目。放学辰光，大家经常是依依不舍离开学堂。

我记得上绣花课个辰光，老师让阿拉每人准备一只绷架，然后拿棉布或丝绸布用绷架绷好，再用铅笔画纹样（如果面料通透性好，就可以像描红一样拿纹样描下来），然后就是按照纹样搭配

勿同颜色个丝线。最后，辣真正动手绣花之前，还有一项重要工作——拿丝线劈线，阿拉帮小朋友刚刚开始学，顶多拿一根线劈成两根，据说专业个绣花老师傅，有本事拿一根线劈成36根。丝线劈好就可以开始绣了，我一开始比较心急，结果一勿当心就会刺到手，绣出来个针脚也疏密不均。再后来，通过绣花，我学会了让自家静心、专注个方法，帮种方法可以讲让我受用一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帮种兴趣活动其实是一种培养小人专注能力个好办法，至少对我邪气有效。

小辰光学堂里还有专门个手工劳动课，课时勿多，每个礼拜只有一节。上课内容五花八门，有辰光是老师发统一硬纸板材料包，让阿拉做各种造型，比如做成一棵树个形状个日历，用卡纸抽动就会微笑个小丑等等；有辰光让阿拉到附近南京路浪向有名个翼风模型店买材料，制作飞机、轮船个模型。对阿拉帮小朋友来讲，每趟打开材料包特别有满足感。看看简单个说明，剪剪贴贴再装装橡皮筋、小螺丝就可以

做出一样“作品”，尤其像小飞机模型，做好以后大家会拿到操场浪去比赛，看啥人做个飞机飞得远，一模一个样个材料，为啥有种小飞机飞得远，有种就马上落下来呢？小朋友就会一道研究，选个过程既培养了对说明书个理解能力和动手能力，也培养了观察能力，交关有意思。

至于体育活动课，抛沙包、跳橡皮筋、造房子是老师会组织学生白相，只勿过课堂浪向辰光毕竟短，大家白相得勿够扎劲，所以会约了下课或放学以后再白相。现在个学堂里到了下课辰光，操场里经常是静悄悄，原因是老师怕学生到操场浪向白相造成伤害事故，其实安全当然要重视，但过度保护并勿可取。

白相和学习实际浪向是勿冲突，白相本身实际浪向也是学习个过程，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加轻松活泼个方式，真心希望老师能够多给学生白相个自由，下课十分钟个辰光操场浪向能充满欢声笑语，放学以后同学们也可以一道再白相，而勿是除脱做功课就是去补课。

茄山河

楼下有棵樱桃树，从初春到仲春，忽冷勿热个日脚里，看伊一树粉红，开足开满；等花谢尽，新绿满枝，青青涩涩个果子就开始结起来了。

帮天出门回来，辣门口头碰着一个小姑娘，正缠牢仔伊姆妈要摘樱桃吃。我就跟伊讲：樱桃还旺没熟。

小姑娘踮仔脚，伸长仔手指着，告诉我：红了。抬头一看，真个呀，树浪向已经是粉红堂堂，晶莹剔透了，之前走进走出居然旺没看到。

树浪个樱桃好看，小巧玲珑，如珠如玉，就是酸得牙齿落脱；水果店里买个樱桃好吃，是进口种子，模子大交关。各人各欢喜。

唐代白居易看到樱桃，想到自家屋里两个歌姬：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”两个小娇娘，一个叫樊素，一个叫小蛮。倒是晓得了，除脱卖炭翁，白居易也写小娇娘。伊到了晚年，还买田造园子，养花钓鱼，拿日脚过成一首诗。

南宋蒋捷，国破山河在，飘零到

吴江，齐巧春末夏初，樱桃正红，只勿过到伊眼睛里，可能就变成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：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各人各心思。

写到此地，我倒是满心思是前两年，辣吴江老镇源吃过歇个一盆红烧肉，四四方五花肉，肉皮浪切出一公分多出一眼眼个棋盘格，浓油赤酱端上来，肉皮微微收缩，形成一个球面，像煞一粒红樱桃，所以有一个好听名字——樱桃肉。

烧得顶括个樱桃肉应该一筷子下去一粒“樱桃”爽爽气离开“棋盘”，绝对勿会牵丝攀藤。假使依碰着一家饭店，端一盘红烧肉上来，旁边用樱桃镶个边，硬说讲是樱桃肉。送种饭店，我也勿晓得讲伊啥好了。

至于樱桃肉个烧法，当初倒是听老镇源掌门人仔仔细细讲过一遍，只勿过，记勿牢；又想想，记牢了也听啥用。

樱桃肉里旺没樱桃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“里向”和“屋里向”

文 / 钱乃荣

上已经不能区分，所以会发生写错现象。如果你是苏州、嘉定老年人，听评弹的人，一听就能知道把“里向”说成“里厢”是错了。我们吴语区有一大批生活常用词是相同的，用字就要考虑到大范围一致，所以要应用偏老读音的、历史上的通用字，否则你改用了语音变得快的地方的新字代写，那连在上海范围内的嘉定、宝山、青浦等地也通不过。

从语源来看，有人认为“里向”可能是古代“里许”音变而来，姑且留此一说。但对常用的虚词（封闭类词，包括后置介词中的方位词），有些词各地在读音上差异很大，对于音差较大的词，直接用当地音的字来书写是必要的，如上海话第二人称单数写“侬”，而不去考虑本字写作“汝”或“尔”。

还有人把“屋里向”写成“窝里厢”，把自己家说成“窝”，有点好笑。其实，上海话中并没有“窝”这个词，“窝心”也应写成“恹心”。普通话说的“窝”，上海话是说“窠(ku)”的，如“鸟窠”“鸡窠”“狗窠”。与动物不同，人是住在“屋”里的。之所以会写成“窝”，可能他们把汉字当成了“表音文字”。有些年轻人，上海话“屋(ok)”(入声字，注音中k表示短促的韵尾)因受普通话音影响读成了“uo”，他就把“屋”写成了普通话的“窝”。

灶披间

蚕豆做菜 好吃勿贵

文 / 许德华

5月中旬蚕豆登场，又是5块6斤，时鲜货勿贵，因疫情冷落交关个菜市场又闹猛起来。你看，帮两天总归有爷叔阿姨们蹲辣市场马路边浪剥蚕豆。回去水里一冲一汰，各人欢喜个葱油蚕豆、红米苋、黄瓜有名个“地三鲜”侬辣一只台子浪了。

我对饭菜不讲究，更欢喜蚕豆个本色加工，记牢蚕豆烧粉了吃最好；多吃闷肠胃，勿好。

蚕豆有故事，头一桩就是剥豆，老早弄堂里也是帮能，大人小囡一道围了台子边浪剥豆子边茄山河，老有烟火气。埃歇辰光我还跟着邻居小朋友用蚕豆做“外国人”：拿一粒蚕豆个上半段剥去一大半皮，就露出弯弯个“鹰钩鼻”和翘起来个下巴。再拿2根火柴棒十字形插辣豆子浪，拿辣手里，“外国人”就做好了。有一次

阿拉到附近个农村看白相，齐巧边角空地浪蚕豆开花，花瓣白中带紫印着黑颜色个圆点，像一只只小蝴蝶。

蚕豆又名胡豆，搭胡萝卜一样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引进。帮歇蚕豆叫法来源于明朝李时珍：“豆荚状如老蚕，故名蚕豆”。

记得有户人家会趁蚕豆大量上市价跌下来买回家交关剥脱外壳晒干，等到秋夏天气燥热辰光做成菜豆瓣汤。伊个劈豆瓣姿势我到帮歇还记得：拨一把菜刀朝天嵌辣有缝隙个方凳上，左手按豆瓣刀刀上，右手拿小榔头敲豆瓣，一分为二，去皮方便。我从伊帮搭学了勿少做家务个门槛。

有一年上海市场浪蚕豆特别多，本地豆、客豆行情行市，青皮豆壳侬要闷黑了。当时周边几个里弄生产组侬接到为食品厂加工

蚕豆个任务。我去看热闹，结果发现工人邪气辛苦，有人剥外头个青壳剥得指甲翘起来，有人剥里面个皮，手被水泡得发肿发白。后来我碰到吃力个工作，就会想起帮点剥蚕豆个工人，就觉得自家勿算辛苦了。

有一年，我辣学堂里当班主任，班级里有一个男生吃蚕豆过敏，全身皮肤发黄，出现黄疸和血红蛋白尿，后来晓得帮种毛病叫G6PD缺乏症，俗称“蚕豆病”，是一种遗传病。原因是有一部分人红细胞里缺乏一种酶物质。伊拉吃了蚕豆，身体就会出毛病，以10岁左右个男小人比较多发。

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插曲《九九艳阳天》：东风呀吹得(那个)风车转哪，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。边听帮歇歌边品尝“地三鲜”和蚕豆焖饭，就好像田野风吹过来！

沪语中古语

沪语把“爹”叫做“爷”

文 / 叶世祚

上海人称“叔父”为“爷叔(yaso)”是有缘由的：和叔嫂关系、萝莉大叔控之类称呼中的叔叔不同，这个“爷”字起到了亮明辈分的作用；因为“爷”在上海话中表示父亲，“爷叔”就是从父亲那儿论起的叔叔。

不要以为现代汉语中祖父的称谓用在父亲身上，是上海人把辈分搞混了，古时候人们就把父亲叫做“爷”。南朝《冥祥记》说史世光与女婢飞上天时，“其家有六岁儿见之，指语祖母曰：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？”唐代《玄怪录》中有首诗：“愿爷相念早相见，与儿买李市甘瓜。”宋太祖赵匡胤甚至在三司关于截用木料的奏折上批示：“截你爷头，截你娘头！”明代《金瓶梅词话》写西门庆为儿子治病拜

神，李瓶儿说：“只是做爷的吃了劳碌了。”例中“爷”与“儿”(或“娘”)相对，指的都是父亲。

这个缘由还可以从“爷”的字面上找到。最初，当作父亲讲的“爷”字写作“耶”。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里所有表示父亲的“爷”，在唐人编辑的《古文苑》中都写作“耶”：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耶名；阿耶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；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耶征”。还有杜甫著名的《兵车行》诗句：“耶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”。所以宋代《韵补》说：“俗谓父曰耶。”“爷”的繁体字就是加上义符“父”的“耶”——“爺”。古籍中记为“爺(爷)”或“耶”表示父亲的情况兼而有之。

在宋代以前，甚至还有把父亲称作“爷爷”的。前例《玄怪录》那首诗的前半阙就是：“忆爷爷，抛女不回家。”隋代《启颜录》记录一则故事，说五岁的晋王绚读《论

语》，读到“郁郁乎文哉”一句时，家人和他开玩笑，让其改为“耶耶乎文哉”，“绚奉手对曰：尊者名安得为戏”。故事是说晋王绚很小就懂得礼仪，不能把对父亲的称呼当作玩笑。后来宋代的李昉等人注释这则故事：“吴蜀之人，呼父为耶”。据清代钱大昕考证，有明确证据把祖父称作“爷爷”的，始于宋代。

到了近代，用“爷”来指代父亲的习惯依然保留在上海话里。《上海民间故事》：“小剃头是个旺爷旺娘的苦恼困”；小说《女大亨》：“娘早就死了，爷在码头上做小工”。更多的是“爷娘”两字连用，表示父亲与母亲。王安忆《寻找上海》：“她说叫阿兰便是，家里爷娘从小叫惯的。”还有沪谚：“远烧香勿如敬爷娘”“爷娘相打两边亲”“要求子孝，先敬爷娘”“爷娘勿正，带坏子孙”“爷娘有勿如自家有”等等。